

鸳鸯蝴蝶派
八大经典作

文坛耆宿
●李涵秋 著

过
渡
镜

GUO DU JING

(上册)



内 容 简 介

《过渡镜》又名《广陵潮》，共一百回，写作时间由1909年开始至1919年完成，历时十一年。是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的代表作。描写的是民国初年扬州地方云、伍、田、柳四户人家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田家是商人，伍家是官僚地主，云家是店伙，柳家是巨贾。作品以他们子女之间的爱情纠葛为线索，联系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展示了黑暗社会中各阶层人物在钱、权、利、欲面前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行径。小商的安分，官僚的腐败，店伙的贪吝，巨商的奸滑，视钱如命，一毛不拔等，作者都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描绘得栩栩如生。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幅旧社会中小城市的风俗画。

凡 例

一、鸳鸯蝴蝶派，亦名礼拜六派，是现代文学中宣扬趣味文学的一种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其全盛时期，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在大陆消失。是与民国相始终的一种文学流派，所以，又称“民国旧派小说”。

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温床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侵蚀下的“十里洋场”，也就是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都市。它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内容分为社会、言情、哀情、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官僚、民间、反案等等类别。它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处于现代文学的时间范畴。它从另一群作者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描绘的人物身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即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一些畸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流派。

三、鸳鸯蝴蝶派作品大多取材于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病态现象。注重题材的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军政显要的宦海沉浮和官场丑闻，巨商富绅巧取豪夺的发迹与花天酒地的私生活，姨太太、阔少爷的情场角逐、醋海风波、秽污丑闻，名流、名妓、明星、红艺人的身世遭遇、桃色纠纷、逸闻趣事，中下层市民的身边琐事、生计艰辛、家庭纠葛……都有生动的描绘。在创作方法上，描写的大多是作家熟悉的人和事，因此，作品里的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情意真切，栩栩如生；其结构方法继承章回小

说的特点,注重情节安排;描写手法又接受新文学的影响,着意环境氛围的描绘和人物内心的刻画。所以,颇为适应当时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曾经拥有过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作品大都是畅销书,有的印过二三十版之多;有的还被搬上银幕,轰动一时。是明清言情小说的延续,当今港台文学的先声。

四、鸳鸯蝴蝶派的名家名作,最杰出的是“五虎将”和“四大说部”。前者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后者是《玉梨魂》、《过渡镜》(又名《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

五、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之多浩如烟海。本丛书共汇刊其以社会、言情为内容的八大经典作,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以窥其貌。其中:

有鸳鸯蝴蝶派的开派小说、奠基之作《玉梨魂》和同题材之作《血泪史》;

有该派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被称之为“清末民初”社会写照的《过渡镜》(又名《广陵潮》);

有该派最突出的代表作《啼笑因缘》正续集;

有苏、扬二州“文魁”包天笑、毕倚红合作,描写娼门血泪辛酸生活,被称之为“今之小说无敌人”的《人间地狱》;

有“哀情二圣”秦瘦鸥、周瘦鹃的《秋海棠》、《新秋海棠》;

有“天津张恨水”、“言情奇才”之称的刘若云的《红杏出墙记》。

六、这套丛书,对于广大读者对资本主义萌生时期的旧社会的认识,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了解与鉴赏,都将是有益的。

目 录

第 一 回	避灾荒村奴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1
第 二 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10
第 三 回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17
第 四 回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24
第 五 回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莽莒恶妇蛇心	32
第 六 回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40
第 七 回	白虎当头县官笞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50
第 八 回	睡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61
第 九 回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嬉春	71
第 十 回	嫠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81
第 十 一 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90
第 十 二 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99
第 十 三 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109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119
第十五回	吊荒坟风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127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139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50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61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蚨	171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偶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82
第二十一回	母怨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192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204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试怀挟桃花纸嵌茯苓糕	215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淫窟深沉娈童传妄语	224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234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245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256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瀛眷辞湘水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264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孀妇怨 枫丹获翠估人船	274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丑司事拦路求人	286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297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拼命戒烟	309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318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331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嗾夫槛凤 疑白譬浪子杯蛇	345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畜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356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铙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370
第三十八回	妒言风听诟谮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386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荚去来船	401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谶出山中	415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429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445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瞋老父快论精虫	462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乱坛奸徒作古	477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496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娇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513
第四十七回	惩蚊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532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552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571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谏 薄命女虚磨苕菜诗	591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	612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	630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649
第五十四回	捕厅署劣弟诌谎言 平山堂群雄开大会	668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将机就计情种寓情痴	685
第五十六回	江宁府书生脱祸 武昌城民党成功	702
第五十七回	黄天霸只手陷扬州 孟海华一心攻浦口	714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妇归旅棹 红旗报捷娘子集雄师	731
第五十九回	大义灭亲娇娃忙北伐 阴谋未已奸侣又南来	745
第六十回	武昌城仓皇惊炮火 黄歇浦呜咽听潮声	753
第六十一回	几颗蜜炙樱桃联欢卫队 四枝茶叶鸡蛋谢罪议员	766

第六十二回	深闺缱绻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780
第六十三回	逛马路托足倡寮 驳轿夫伤心政局	797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无心逢彼美 假殉难到处散丧条	809
第六十五回	明伦堂腐儒大会 净慧寺泼妇飞来	821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亲	833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语阿姊话从头 寺里游踪美人惊窥面	854
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	877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鸠形鹄面乞丐想从龙	897
第七十回	纷纷劝进洪宪辟新元 踽踽独行腐儒思旧梦	923
第七十一回	分香卖履故督多情 返剑还珠痴郎快意	946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964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鸳耦 纤儿无赖妄肆鸢音	977
第七十四回	触娇嗔芳筵工笑谑 结新好情海起波澜	991
第七十五回	大设冥筵谰言发噤 重收孤子高义可风	1005
第七十六回	吃虚惊祸生眉睫 设妙策枉用心机	1015
第七十七回	一夕话款款续良缘 半江风匆匆送行色	1026

第七十八回	兴尽悲来商量作归计 时衰运倒租赁到妻房	1041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谦受窘 见爱媳柳克堂装憨	1053
第八十回	鱼肉善良奸蜂枉法 呻吟床榻寡鹄工愁	1068
第八十一回	诉芳衷璇闺伤往事 谈果报酒馆说新闻	1079
第八十二回	洋灵签双方工索隐 论医理一味乱吹牛	1091
第八十三回	逞谈锋当场演说 辞职务暗地输金	1103
第八十四回	还夙愿酬神旗杆巷 得急电复辟北京城	1116
第八十五回	遗老拜牌演成趣剧 腐儒说梦志在科名	1129
第八十六回	报师恩门生忙后事 助丧费壮士念前情	1140
第八十七回	养娇娃老人托梦兆 排劣货学子散传单	1151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国民开会 小受罚绅士说情	1163
第八十九回	诗社联欢园林雅集 天空照相机械神仙	1174
第九十回	轧姘头老年染梅毒 禁私塾暗地起风潮	1185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璇闺生鼠雀 绵后泽深夜续鸾凰	1196
第九十二回	黑吃黑乔家运欺人 冤报冤田福恩丧爷	1209
第九十三回	加车租苦力闹风潮 停工厂贫忆绝生计	1222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闺房惊恶梦 度春风旅馆殉佳期	1237
第九十五回	悬孤设帨三府征祥 进爵添寿一堂集庆	1254
第九十六回	巧结合新郎被骗 辨是非败子回头	1269
第九十七回	柳克堂因财受祸 明似珠失计潜踪	1287
第九十八回	严取缔庸医侥幸 办清乡劣董倒霉	1302
第九十九回	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忤情入幻境	1320
第一百回	秦太君考终团圆宴 华登云归结广陵潮	1336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扬州南河下花园巷东首，有住宅一所。前面是个大厅，厅后便是三进住宅。甬道西边，有个六角小门。进了那门，便是书房。书房背后，辟了一座幽深雅洁的花圃，其时那所住宅，已收拾得非常精致。一例的楠木椅子，地上的毡毯，屋里的电灯，应有尽有，第二重上房，格外华丽，沪霭微飘，瓶花欲笑。

这一天晚上，有男女二人对坐在房里。那女子浑身穿着缟素，流转星眸，四面望了望，不禁恍然说道：“这一番倒很费了仪姊姊的心力。承他的盛爱，替我们布置得这般周到，怎样不叫人感激？累你明天先赶过去，将一切所用账目调查清楚，好让我将款子交给他。至于他待我们的这一番情义，不是一时可以酬报得来，且放着再说罢！”那男子躺在一张沙发椅子上，尽管听他说，也没回答，只是傻傻的望一会，笑一会，笑得那女子倒不好意思起来，轻轻啐了一口，低问道：“你敢是痴子么？不然为什么尽在这里呆笑？”那男子听了这话，方才笑着说道：“我痴便不痴，我正在这里想呢！”那女子接着问道：“你在这里想什么？”那男子答道：“想我们怕是在这里做梦！”那女子也就盈盈一笑说道：“请醒一醒，什么梦不梦呢！今天在火车上，你也累得辛苦了，还该回去早点睡觉才好！”这句话不打紧，转把那个男子吓了一跳；顿时收敛笑容，望着他憨憨的说道：“哎唷！好容易将你接得回来，便是做梦也该让我遂一遂心愿，怕醒时懊悔已是迟了。怎么你还狠心催我回去睡觉！”

这时候已走过一个小婢，到他们两人面前，各倒了一盅酃茶。那女子捧着茶杯，向唇边呷了一口，正色说道：“唉！飘泊半生，什么酸甜苦辣的味儿，我都尝过了。我颇感激你待我不薄，自从遭了这番磨劫，所以巴巴的还叫你来接我。第一件我是孝服在身，一时还不能同你提起婚嫁。我如今已打定了一个主意。你近年的境遇，前日已经告诉过我了，可怜老太太生你一人，今日并不曾得着你一点好处。便是你那太太的性情，也是十分贤惠。一颗珠子，能值几何？你宁可挨着饥饿，都不肯将这珠子割舍。我当时听见这话，很感激你的用心。好在我别的没有安慰你的去处，至于这区区银钱，除得我们那个给我一千两现银而外，其余所有的珠宝珍饰，算来也值得万金。我又没有一个亲人，我预备先拣一个好日子，将老太太同你们太太接过来住在一处。我在名义上，便算是你的姬侍，借此可以稍尽我孝敬老太太一片私心。那座书房，便给你里面安心求学。后面的上房两重，一重安置老太太，一重安置你们太太。我呢，便权将这所卧房当做静室，长斋绣佛，修一修来世，不至再堕落烟花，沉沦孽海。”那男子听见他这番侃侃正论，又有些感他，又有些恨他。知道他主意已定，一时断断不能挽回，只得勉强笑说道：“此时我权且依着你。但是你这孝服，多则半年，少则三月，也该除掉了。到了那时候，你总不能再不理我。”那女子笑了笑，重行说道：“等到那时候再议！”著者说了这一大篇话，恐怕诸君还不知道这男女是谁呢。原来那女子便是红珠，那男子便是云麟。云麟自往上海去接红珠时候，淑仪便将这事告诉了他的父亲。伍晋芳也很替云麟欢喜，便依照淑仪的意思，命人预先在南河下租好一所房屋，连伺候的几名家人，都由伍晋芳替他们雇得妥贴。是以云麟将红珠接回扬州，一切不劳费心，所有的用度，后来均由红珠清算偿还，这且按下不提。

再说云麟当晚别了红珠，匆匆走回家内，遂将红珠所说的办法，从头至尾一一禀告他的母亲秦氏，此时柳氏也坐在旁边静听。据云麟的心理，总以为他母亲听了，必然欢喜。及至将话说完，猛不防秦氏转沉下脸色，向云麟冷笑道：“你瞧他这话，准备怎样办法呢？”云麟忙笑着说道：“做儿子的不能孝顺母亲，常常累母亲为我们操劳家务，心里很觉得有些惭愧。现在难得他银钱宽裕，肯接母亲前去享福，这是再好不得，儿子已经允许他了。母亲几时高兴搬去，就是几时搬去也好。”秦氏摇头说道：“可又来了！你做儿子的不能孝顺我，倒成大伙儿去累他一个女孩子。他的银钱再多些，也是他挣得来的，不应该我们跑去享他这福。还有一说呢，他若果肯嫁了给你，这名义上我便是他的婆婆，他便是我的媳妇，一家骨肉或者不分什么彼此，住在一处也还成个体统。照你适才口气，他嫁你不嫁你，还没有定准。我们冒冒失失住过去，这究竟算是什么呢？”柳氏也笑起来说道：“婆婆的话真有至理，所谓非李非奈，可笑人也。”

云麟见他母亲不肯同红珠去住，心里正很不自在，又因为母亲的议论正大，一时又不能驳回。忽然见柳氏在旁边说这样话，不觉忿忿的说道：“你便料定他不肯嫁我吗？什么非李非奈，咬文嚼字的打趣我！你上次不是说的，我若要同他会面，除非再蹈那个革命嫌疑，今儿又怎样呢？可是堵住你的嘴了！”柳氏笑道：“他嫁你也好，不嫁你也好，与我有甚相干？我又不曾妒着你们。照你这样意思，是凡女人家嫁了丈夫的，都该希望那丈夫遇着有情的妓女，一般才有幸福的指望了？”秦氏连忙拦着说道：“一件事还没有分晓，你们夫妇不应该就在这里拌嘴。我替麟儿打算，这红珠姑娘，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就这样结局的道理。说到归根总须还要嫁人。既要嫁人，除得麟儿更有谁呢？并不是我贪图他的

家私，这事总等我替你们想个两全之法。不是专顾麟儿一方面，也要顾全他的身份才好。我心里已想着一个人了，必须这人出来撮合这事，明公正气，将他收做偏房，他自然不肯推诿，麟儿且缓着急。”黄大妈连日已知道这事了，他兀自非常快活，此刻见他们在这里谈笑，也就插嘴说道：“先前听见仪小姐他们讲起这姑娘来，象是美人儿似的，我活到这么大了，究竟不晓得这美人儿是个什么模样？好少爷！你儿时带我去见一见他，便是死了，也算长过见识，不枉我生在上。”云麟见黄大妈说这样话，不由眉飞色舞，又不好意思去回答他，只是抿着嘴格格的笑。

秦氏笑道：“黄妈！你不用着忙，他是见过世面的，礼节一定不会讹错，包管明天他到我们这里来见我，你有多少见不着他？你倒是提点心儿，将家里打扫洁净些，但凡人家贫穷不怕人笑，只怕灰尘垢腻，教人瞧着生厌，好象入了古庙似的。便在这些上面，可以瞧得出人家的兴衰。”黄大妈听了这话，有些待信不信。主母的吩咐，又不敢违拗。

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真个将房屋里打扫了一会。凡是条凳桌椅，都用抹布抹得干干净净。云麟勉强在家里睡了一夜，到了翌日，便起身下床匆匆梳洗，早飞也似的跑到红珠那里去了。红珠刚坐近妆台旁边掠那鬓儿，见了云麟，含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刚要收拾收拾，到你府上去拜见老太太同你们太太；恰好累你引导引导！”云麟将头摇了几摇，笑道：“怪不好意思的。你去就去，我替你在这里看守房屋。还有一句话要叮嘱你：我那拙荆生得很是不济的，你见了他，你不许发笑，以后并不许你拿话来打趣我。”红珠将眼皮儿微抬了抬，不由笑道：“你说的是什么话？他有福气嫁给你，便是我及不来的地方，我岂有嘲笑他的道理？你懒得同我走也罢，我就带着珍子前去好了。”当时便命珍子到前

面，招呼雇一乘寻常小轿。临上轿的时候，珍子捧出两个描金匣子，放在轿子里面，自家便挟着一幅素花毡毯，一路径奔笔花巷而来。到了门首，珍子将门敲了几下，黄大妈开门不迭。果然见是他们，又惊又喜，早跑进里面通报秦氏。

秦氏因为早已有了预备，不慌不忙，遂偕着媳妇迎至二门旁边。红珠已经挟着珍子姗姗走入，偷眼瞧见秦氏鬓发半白，慌忙跨入屋内，由珍子将毯子铺在地上，红珠端肃跪拜，秦氏只还了半礼。红珠站起来，又同柳氏相见，也就跪拜下去。柳氏不敢怠慢，忙回了全礼，然后才分宾主坐下。轿子里的匣子，重行由珍子取得进来。红珠命他将匣子开了，捧出一座白玉寿星，一对翡翠如意，另外珠花四支，金钏一副。红珠站起身子，笑说道：“这寿星同如意，是送给老太太的。那珠花金钏，留着给我们太太添妆。这点点物件，原不成个意思，不过聊表我的寸心罢咧！老太太同太太，千万不要笑话。”秦氏欠身答道：“这又做什么呢？姑娘到了扬州，我们还不曾替姑娘接风，今天倒先生受了。小儿多蒙错爱，前年那一次祸事，若非姑娘婆心侠气，小儿性命已不知作何结局！我们婆媳们，常常提起姑娘，非常感激。”红珠笑道：“老太太说那里话。云少爷原是受了人家的诬陷，荷蒙天佑，转危为安，这都是老太太的福气。这一次不幸身遭大故，又蒙少爷不辞跋涉，前去相接。我昨天还同少爷讲的，老太太若不鄙弃婢子出身微贱，那边房屋很多很多，意欲请老太太同太太过去，永远住在一处，平时可以常常领受老太太的教诲。”秦氏点头笑道：“小儿也曾告诉过我了，只是一时还谈不到这事，容待过后再行斟酌罢！”

他们坐在那里谈话，只把个黄大妈都看得呆了，想着：“世界上竟有这许多的标致人物！说我们家大小姐生得好，偏偏还有一个仪姑娘比他还好；如今看起来，这位姑娘比仪姑娘又觉得风

流袅娜些。真是一个赛过一个，不怪我家那个少爷，同他亲热得如胶似蜜了！”他正自沉吟，忽然想着厨下蒸着点心，原是太太吩咐等红珠姑娘过来给他吃的。“我因为贪看他，几乎忘却这件事，幸亏想起来，还不急忙去端么？”一面想，一面跑到厨房里面，拿了四个青花碟子，装得满满的，送到桌上，设下杯箸，秦氏便凑近前来相陪。

红珠看见黄大妈，便向珍子附了一个耳朵，珍子早从身边取出四块洋钱递给黄大妈，说道：“这是我们姑娘赏你的。”黄大妈接到手里，觉得生平还不曾领过这般厚赏，欢喜不迭，随即趴在地上磕头道谢。红珠忙命珍子将他拉着，笑道：“哎呀！这么大的年纪，不要折煞了我！”红珠说话的当儿，早流转眼光来，将柳氏细细的打量了一番，只见他荆钗布裙，落落大方，端然坐在那里，裙幅静垂，丝毫动也不动。虽然面目不甚妖艳，然而却是不苟言笑，比较自家，觉得厚重的许多，心中不由的暗暗叹服。见他始终不曾开口，却又不是恼着自己的样子，当时便搭讪着问道：“连日太太可会见过伍小姐不曾？我们在上海时候碰过一次，至今很挂念着他。房屋什物，又承他的盛情替我布置得妥贴周详，我打算到他们公馆里去走一趟，又恐怕近于冒昧，几时请太太替我们介绍介绍，我还有好些话，要同他讲呢！”柳氏这才含笑答道：“仪妹妹轻易也不大出来。姑娘既这般说，改一天，请婆婆打发人去请他，顺便给姑娘一个信儿，便在舍间同他会一会也好。”柳氏说完这话，低下头又不言语了。

红珠坐了一会，也就立起身来，向秦氏告别。秦氏也不便强留，从房里捧出几盒茶食，命黄大妈送给轿夫，摆在轿子后面，然后笑向红珠说道：“我又没有什么好物件赠给姑娘，这点点东西，替姑娘发个吉兆罢！倘遇见闲暇时候，不妨常过来走走。”红珠道